





黃帝陰符經疏

江蘇古籍出版社

宛委別藏

(清) 阮 元 輯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整理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開

印張：一八九七·七五 插頁：四八〇

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19-073-9/Z·13  
定價：（全120冊） 2550 圓

四庫未收書提要

學經室外集卷四

黃帝陰符經疏三卷提要

唐李荃撰按荃所著太白陰經八卷四庫全書已著錄此書載宋崇文書目館閣書目通志通攷及陳振孫書錄解題晁公武讀書志皆作經注一卷惟宋史藝文志作經疏一卷此本篇帙無多分為三卷已非荃之舊次上卷演道章載神仙抱一之道中卷演法章載富國安人之法下卷演術章載強兵戰勝之術與道藏本分目相符

黃帝陰符經疏序

少室山達觀子李筌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采方術至嵩山虎口巖石壁中得陰符本絹素書朱漆軸以絳繒緘之封云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應手灰滅筌略抄記雖誦在口竟不能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髻髻當頂餘髮倒垂弊衣扶杖路傍見遺火燒樹自語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而問之曰此是黃帝陰符上文母何得而言母曰吾受此符三元六甲周甲子矣謹按太一遁甲經云一元六十

學之得其法智人學之得其術小人學之受其殃識  
分不同也皆內出於天機外合於人事若巨海之朝  
百谷止水之含萬象其機張色宇宙括九州不足以  
為大其機彌隱微塵納芥子不足以為小觀其精微  
黃庭八景不足以為學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  
為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為奇是以動植之  
性成敗之數死生之理無非機者一名黃帝天機之  
書九竅四肢不具慳貪愚癡風癩狂誑者並不得聞  
如傳同好必清齋三日不擇卑幼但有本者為師不  
得以富貴為重貧賤為輕違者奪二十紀河圖洛書

云黃帝曰聖人生天帝賜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紀  
主一歲若有過司命輒奪算算盡奪紀紀盡則身死  
有功德司命輒與算算得與紀紀得則身不死長生  
矣每年七月七日寫一卷藏諸名山巖石間得算一  
千二百本命日誦七遍令人多智慧益心機去邪魅  
銷災害出三尺下九虫所以聖人藏之金匱不妄傳  
也母語畢日已晡矣曰吾有麥飯相與為食因袖中  
出一瓢令筌取水筌往谷中盛水其瓢忽重可百餘  
斤力不能制便沉於泉隨覓不得久而却來已失母  
所在唯留麥飯一升筌悲泣號訴至夕不復見筌乃

食麥飯而歸漸覺不饑至今能數日不食亦能一日  
數食氣力自倍筌所注陰符並依驪山母所說非筌  
自能後來同好敬爾天機無妄傳也



黃帝陰符經疏卷上

少室山李筌疏

釋題陰闇也符合也天機闇合於行事之機故曰  
陰符

神仙抱一演道章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但觀天道而理執天之道則陰陽動靜之宜盡矣  
疏曰天者陰陽之總名也陽之精炁輕清上浮為  
天陰之精炁重濁下沉為地相連而不相離故列  
子禦寇謂杞國人曰天積炁耳地積塊耳自地已

上則皆天也子終日行於天柰何憂乎天崩故知  
天地則陰陽之二炁炁中有子名曰五行五行者  
天地陰陽之用也萬物從而生焉萬物則五行之  
子也故使人觀天地陰陽之道執天五炁而行則  
興廢可知生死可察除此外無可觀執故言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  
手萬物生乎身

天生五行謂之五賊使人用心觀執奉天而行則  
宇宙在乎掌中萬物生乎身上矣

疏曰五賊者五行之炁也則金木水火土焉太公

注云聖人爲之五賊天下爲之五德人食五味而  
死無有死而棄之者此五賊之義所言賊者害也  
逆之不順則與人生害故曰賊也此言陰陽之中  
包含五炁故云天有五賊此者在天爲五星在地  
爲五嶽在位爲五方在物爲五色在聲爲五音在  
食爲五味在人爲五臟在道爲五德不善用之則  
爲賊又賊者五行更相制伏遞爲生殺晝夜不停  
亦能盜竊人之生死萬物成敗故言賊也見之者  
昌何也人但能明此五行制伏之道審陰陽興廢  
之源則而行之此爲見也如人審五賊善能明之

則為福德之昌盛也。又人能知五賊藏者何也。在其心。故曰五賊在心。心既知之。故使人用心觀。執五炁而行。觀逆順而不差。合天機而不失。則宇宙在乎掌中。萬物生乎身上。如此則吉無不利。與道同遊。豈不為昌乎。在仕宦之道。執仁義禮智信。則富貴榮華。豈不為昌乎。在軍旅之道。明五行逆順。則戰取必勝。豈不為昌乎。故曰見之者昌也。但因五行相生之道而用之。則為道德合於陽也。相剋之道用之。則為賊害合於陰也。故三教大師皆用理世所立經教。只言修善而稱道德。不令修惡而

稱賊害也故知善修道德者道也是陽之主也陰  
惡賊害者魔也是陰之精除此之外百萬經教虛  
廣故也故宣尼云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擇  
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則至道也何  
必廣談修習歟合道之體不出此門能知天地陰  
陽成敗之元者皆在陰符首章而盡理矣世人見  
文少而言近自不閑其要妙亦何在三教經書廣  
博所陳也故驪山母云觀其精理黃庭八景不足  
以為學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為文任其巧  
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為奇此之義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言以立天定人在乎五賊

疏曰夫人心主魂之官身為神之府也將欲施行五賊者莫尚乎心故心能之士有所圖必合天道此則宇宙雖廣觀覽只在手中萬物雖多生殺不出於術內故曰心正可以辟邪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天發殺機公道也人發殺機私情也龍蛇感公道而震私情紊亂天地而反覆天人俱合於公道則

千變萬化無不定矣

疏曰天含五炁遞為生殺自然有之天道生殺皆合其機宜不妄發動陰陽改變時代遷謝去故就新此天發殺機皆至公也乘天威殺之機或龍或蛇沉隱之類皆能震起於陵陸順天應時暢達於其間為乘天之機不失其宜也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者人是五行之子須順五炁之生殺任陰陽之陶運何得擅自與其生殺乎至如世間之法殺人者死殺生者罪何也為非天之合殺彼人柰何殺之乎言人不合妄動殺機也至如奸臣逆節違背

天道反叛君親恣行凶惡損害於世擅行屠戮妄  
動殺機者同翻天覆作地覆地作天如此之大亂為  
逆天之大禍是名天地反覆此則人怨神怒天將  
誅之人共殺之俱合其殺機是名天人合發萬變  
定基罰叛討逆順天行誅皆合天殺之機宜愜至  
公之正道則萬物咸伏無敢妄動名曰定基君臣  
之道貴其公正若能動用合其天機應運同其天  
道此則人安其心物安其體五行安其位歲漚安  
其靈上施道德下行仁義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  
人靜默名曰定基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人之巧拙不可顯露慎之擇善先令患生也

疏曰人懷性智巧拙賢愚悉共有之但少而言之  
人有少巧智辯慧便馳騁顯露不料得失顯招其  
咎者何也為不能隱密不自誠慎以致傾敗耳故  
道德經云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言隱密也易曰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此之  
謂也可以伏藏者賢人君子縱有巧智辯慧之性  
博學多聞之才動靜合其機宜可不為巧乎常能  
隱伏藏匿巨細用之恐被嫉佞讒毀反招其咎耳

沉愚拙之人自率於心造次興動不自藏隱立招禍患賢人養道育德巧拙之性俱隱伏於身心然後內觀正性外視邪淫善則行之不善則捨之修身鍊行而成聖人外人焉能知我巧拙之性乎皆謂我天然賢聖不知我修而致之故曰伏藏也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言人九竅俱邪皆能生患在於要者耳目口也切使誠慎无令禍生

疏曰南華云人有百骸九竅五臟體而存之人稟五炁而成形頭圓足方四肢五臟三魂七魄遞生

邪正互為君臣在身通流運動者九竅也邪正禍福之急者在三要焉即耳目口也故道德經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也道德之士眼不視邪色耳不聽邪聲口不談邪事所以正事則視聽言談之此名動也涉其邪妄悉不將心視聽言說此名靜也宣尼云擇其善者而從之此名動也擇其不善者而改之在此名靜也孝經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者所緣身心靜正而無邪惡以致此也但遇善即動逢邪即靜此則身無禍患皆在耳目口之防慎故云

在乎三要耳可以動可以靜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  
謂之聖人

姦火喻人之性木國喻人之身使人治國安身而  
令姦火不發然後修身鍊行以成聖人

疏曰此一科言聖意興其喻也為上文九邪三要  
動靜之宜切令戒慎恐未能窮理盡性故興此火  
木姦國為令喻殷勤修鍊以成聖人木中有火者  
喻人中有邪惡之性五毒之火也太公注云廣成  
子以為積火焚五毒故知火者猛烈之炁書云火

炎崑岡玉石俱焚矣木中藏火慎勿鑽斫火發則  
木焚矣身中邪毒忽縱恣之則萬善俱滅其身潰  
矣姦生於國時動必潰者凡有國則有姦臣賊子  
包藏害心思圖篡奪苟欲富貴如此之類不一皆  
潛藏國中人君不可知之但君懷道德臣効忠貞  
時自雍和天下寧泰姦人徒有其心無由妄敢興  
動皆候其時合動安得君道失臣道喪兵水旱蝗  
徵歛苛刻人心變易思亂怨上當此之代萬物皆  
有亂心何況懷姦之人乎又姦者不一乘此隳敗  
之時則諸奸競發其國得不潰乎此喻上之九竅

三要巧拙動靜也言人有道德定慧隱伏身心之中諸邪淫穢僻亦不能興耳若邪競發則身潰矣故以姦火藏於木國以喻邪正伏於身心此唯賢哲之士通詳其文曉達明悟精念至道去惡存善是名知之修鍊謂之聖人故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黃帝得之以登雲天湯武得之以王天下驪山母云聖人學之得其道為順天時則內懷道德外任賢良知之修鍊而成聖人是得其道以昇雲天黃帝是也賢人學之得其法為依五行之善正不違天時不逆地理不傷財不害物富國安人身為

賢明乃得其法道德之君堯舜是也智人學之傳  
其術爲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仁義禮智信忠孝君親貞廉不失保其祿位是得  
其術賢臣夔龍伊尹是也小人學之得其殃爲將  
天道之炁不習善之用以智巧辯慧之性專事三  
及晝夜煩兵黷武陰謀屠害苟求奢榮傾奪於世  
雖暫富貴不思禍之將至反招敗亡延及後世是  
得其殃也祿山思明篡逆悖亂之臣是也聖母又  
言此文深奧若巨海之朝百谷含宏萬象妙義靈  
也

此神仙抱一演道章上一百五言使人明陰陽之道察興廢之理動用其機宜然後修身鍊行以成聖人故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

讚曰

天道應運 陰陽至神 察其機要 存亡在身 悟者為正 迷則非真 知之修鍊 謂之聖人

黃帝陰符經疏卷上



黃帝陰符經疏卷中

少室山李筌疏

富國安人演法章

天地萬物之盜

天覆地載萬物潛生沖炁暗滋故曰盜也

疏曰天地者陰陽也陰陽二字洎乎五行共成其  
七此外更改於物則何惑之甚矣言天地萬物胎  
卵濕化百穀草木悉承此七炁而生長從无形至  
於有形潛生覆育以成其體如行竊盜不覺不知  
天地亦潛與其炁應用无窮萬物私納其覆育各

獲其安故曰天地萬物之盜

萬物人之盜

萬物盜天而長生人盜萬物以資身若知分合宜亦自然之理

疏曰人與禽獸草木俱稟陰陽而生人之最靈位處中宮心懷智度能反照自性窮達本始明會陰陽五行之炁則而用之周易六十四卦六十甲子是也故上文云見之昌也人於七炁之中所有生成之物悉能潛取以資養其身故言盜則田蠶五穀之類是也列子曰齊有國氏大富云吾善為盜

矣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雨澤之滂潤  
吾陸盜禽獸水盜魚鱉吾始為盜一年而給二年  
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後施及州閭吾盜天地而  
无殃咎若人盜人之金帛奈何无辜乎萬物盜天  
地以生成國氏盜萬物以資身但知分合宜亦自  
然之理此萬物人之盜也

人萬物之盜也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既盡也三盜盡合其宜則三才盡安其任

疏曰言人但能盜萬物資身以充榮祿富貴殊不  
知萬物反能盜人以生禍患言上來三義更相為

盜者亦自然之理凡此相盜其中皆須有道悞其  
宜則吉乖其理則凶故列子言盜亦有道乎何適  
其无道也見室中之藏聖也知可否智也入先勇  
也出後義也分均仁也人无此五德而能行盜者  
未之有也此盜中之道也向於三盜之中皆須有  
道令盡合其宜則三才不差盡安其任矣皆不令  
越分傷性以生禍患者也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言人飲食不失其時則身无患咎與動合其機宜  
則萬化皆安矣

疏曰言人理性命者皆須飲食滋味也故左傳曰  
味與道炁炁以實志滋形潤神必歸飲食黃帝曰  
人服飲食必先五味五肉五菜五菓皆須調候得  
所量體而進熟則益人生則傷臟此食時之義也  
故使飲食不失其時滋味不越其宜適其中道不  
令乖分傷性則四肢調暢五臟安和无諸疾病長  
壽保終豈不為百骸理乎故亢倉子曰冬飽則身  
溫夏飽則身涼溫涼時適則人无疾疾疫癘不行  
得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也天所以興王務  
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人既棄之將何有國哉但

三盜既合其宜三才盡安其任此皆合自然之理  
然後須明君賢臣調御於世乘此既宜盡安之時  
當須法令平正用賢使能仁及昆蟲化被草木舉  
頭皆合於天道之機宜則陰陽順時寰宇清泰使  
萬民之類皆獲其安寧此則動其機而萬化安故  
云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也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也

陰陽生萬物人謂之神不知有至道靜然而不神  
能生萬物陰陽為至神矣

疏曰神者妙而不測也易曰陰陽不測謂之神人

但見萬物從陰陽日月而生謂之曰神殊不知陰陽日月從不神而生焉不神者何也至道也言至道虛靜寂然而不神此不神之中能生日月陰陽三才萬物種種滋榮而獲安暢皆從至道虛靜中來此乃不神之中而有神矣其理明矣飲食修鍊之士明悟无為不神之理反照正性而修無為之業存思守一反朴還淳歸無為之道元之又元方證寂然而不神此則不神而能至神故曰明矣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日月運轉不差度數大小有定方顯聖功之力生

焉神明之功出焉

疏曰日月者陰陽之精炁也六合之內為至道也日月度數大小律麻之所辯咸有定分運轉不差故云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者六合之內賴此日月照燭陰陽運行而生成萬物有動植功力微妙至於聖故曰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者陰陽不測之謂神日月晶朗之謂明言陰陽之神日月至明故曰神明言天地萬物皆承聖功神明而生有從无出有功用顯著故曰神明出焉又言世間萬物皆稟此聖功而生大之與小咸有定分不相



違越則小不美大大不輕小故莊子言鵬鷃各自逍遙不相繼羨此大小有定之義又言上至王侯下至黎庶各有定分不相傾奪上下和睦歲稔時雍名曰太平故曰中有富國安人之法

其盜機也天下莫不能見莫不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盜機深妙易見難知君子知積善之機乃能固躬小人務榮辱之機而輕命也

疏曰盜機者重舉上文三盜之義也假如國氏盜天而獲富人皆見種植之機不知其所獲之深理

何名爲盜機緣已之先无知彼之先有暗設計謀而動其機數不知不覺竊盜將來以潤其已名曰盜機言天下之人咸共見此盜機而莫能知其深理設有智者小人君子所見不同君子則知固躬之機小人則知輕命之機固躬之機者君子知至道之中已含萬善所求必致如響應聲但設其善計暗默修行動其習善之機與道契合乃致守一存思精心念習竊其深妙以滋其性或盜神水華池玉英金液以致神仙賢人君子知此妙道之機修鍊以成聖人故曰君子得之固躬矣小人得之。

輕命者但務營求金帛不憚劬勞或修才學武藝  
不辭疲瘁飾情巧智以求世上浮榮之機或榮華  
寵辱或軍旅傾敗貪婪損已或耽財好色雖暫得  
浮榮終不免於患咎蓋為不知其妙道之機以致  
於此故曰小人得之輕命也

此富國安人演法章中九十二言皆使人取  
捨合其機宜明察神明之道安化養命固躬  
之機也故曰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也 讚曰  
天地萬物 陰陽四時 更相為盜 貴合天  
機 聖功神明 非賢莫知 固躬輕命 審

陰符經疏卷中

中

察其宜

黃帝陰符經疏卷中

黃帝陰符經疏卷下

少室山李筌疏

強兵戰勝演術章

聾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  
用師萬倍

絕利者塞耳則視明閉目則聽審務使身心不亂  
主事精專也

疏曰言人眼貪色則耳不聞正聲聽淫聲則目不  
覩正色此視聽二徒俱主於心也道德之士心无  
邪妄雖耳目聞見萬種聲色其心正定都無愛悅

貪著之心與無耳目不殊何必在於聾瞽者哉但  
心中納正則耳目無邪耳目無邪則身心不亂身  
心不亂則精思舉事發機皆合於天道比之凡情  
十倍利益事皆成遂何必獨在用師他皆倣此三  
反晝夜用師萬倍者上云身心正定耳目聰明舉  
事發機比常十倍就中更能三思反覆日夜精專  
舉事發機比常情萬倍何必獨在用師也論語云  
三思而後行再斯而可矣使人用心必須精審此  
之義也所言師者兵也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處戰  
爭之地危亡之際必須三反精思深謀遠略若寡

於謀慮輕爲進退竟致敗亡所以將此耳目精思  
引以用師爲喻切令修鍊保護其身非真用師也  
道德之士嫉惡如讎知此耳目絕利之源三反精  
思之義深沉審細理正居貞誅鋤邪佞之賊自固  
其躬久久成道則黃帝滅蚩尤是也至如古今名  
將孫吳韓白武侯衛公皆善用師悉能三反晝夜  
成功立事以致榮華然終謂強兵戰勝之術以爲  
輕命之機必也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傳說得之以  
處元枵也故上文云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  
命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貪於物者損壽目視无厭則意荒但戒目收心則无禍敗之患也

疏曰道德之士心不妄生機不妄動輒加於物情而耽徇之人取萬物資身養命者亦天然之理但不令越分乖宜反傷其性故亢倉子言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招塚也亦云招箭人也萬物彰彰以害一生生無不傷者以養性命也今代之惑者多以性養物不知休息此言心生貪婪爲物所盜使人禍敗耳家語云嗜慾无厭貪求不止者



刑其殺之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所貴知足適其中不令將心苦貪於物反傷正性  
必害於人故劉子云火林養鳥溫湯養魚之義以  
生於物死於物也機在目者言人動生妄心加於  
物者皆由自覩而心生故云機在目欲令戒慎其  
目勿令妄視邪淫之色使心於物不生妄動之機  
不撓其性以固壽保躬也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

天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養萬物不求恩報而  
萬物感其覆育自有恩生

疏曰天地萬物自然有之此皆至道之所含育不求恩報於萬物萬物承天之覆育自懷恩於天故老子言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迅雷烈風陰陽動用人自懷懼蠢然而驚

疏曰迅雷者陰陽激搏之聲也烈風者莊子言大塊噫炁其名為風凡此風雷陰陽自有本不威人自畏之莫不蠢然而動懷驚懼也此言道德之君撫育萬靈同天地之不仁則大地人民禽獸草木皆自歸恩於君感戴如天各守其分各安其業

无不逍遥也明君但施其正令以示國章兆人覩其威命如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而動咸生恐懼之心各自警戒各自慎行也以此治軍則將勇兵強上威下懼必能誅暴定亂故言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至尚廉靜則心无憂懼情懷悅樂而逍遥有餘疏曰至樂者非絲竹歡娛之樂也若以此樂必无餘故家語云至樂无聲而天下之人安三略云有道之君以樂樂人此言賢人君子以心平性正不

欺於物不徇於時理國安家无淫刑濫罰不越國  
章身无過犯无所憂懼自然心懷悅樂情性怡逸  
逍遙有餘豈將絲竹歡宴之樂而方比此樂乎至  
如古人鼓琴拾穗行歌待終故曰至樂性餘也至  
靜則廉者既不為小人絲竹奢淫之樂自保其无  
憂无事之歡如此則不為聲色所撓而性靜情逸  
神貞志廉也元倉子曰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窮則  
意通靜則神通引此四通之體義存乎一故謂至  
樂至靜也人能至靜可致神通是名至靜則廉也  
夫將帥之體貴其廉靜杜其喧撓賞罰不差父子

為軍心懷悅樂性多餘勇然可摧凶剋敵功業必  
成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夫能棲神靜樂之  
間謂之守中六情不染二景常然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道幽隱不可窺測至私也萬物生成聖功顯著  
至公也

疏曰天者至道也言至道包含萬類幽深恍惚无  
有形段不可窺測是名至私私者隱匿之義也能  
於杳冥之中應用无窮生成萬物各具形體隨用  
立名乃至公也公者明白顯用衆可觀之義也此

言道德之君智慮廣博包總萬機智謀巧拙進退  
可否悉能私隱於深心人不可得而窺之是至私  
也及其動用觀善惡察是非施政令行賞罰顯然  
明白為天下之可觀乃至公也故曰天之至私用  
之至公也為軍帥之體能用以隱密機數難窺取  
捨如神威恩顯著上清下正將勇兵強剋敵摧兇  
功業盛茂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禽之制在炁

鵬搏九萬積炁而昇蜩鳩搶榆決起而上皆能制  
炁進退而自由也

疏曰禽者羽化百鳥之類也炁者天地陰陽之炁也人之運動皆以手足進退為利禽鳥運動皆以翅羽鼓炁心動翅鼓无所不之上下由之況人最靈不能善用天機道德之炁固躬養命以致長生久視乎若人善能制道德之炁則遨遊太虛禽鳥不足比也為軍帥之體善用五行休王之炁能知陰陽制伏之源則摧兇剋敵不足為難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者也

死者生之根生者死之根

愚人徇物而貪生違生之理者促壽賢人損己以

求道德其妙者固躬而不亡

疏曰此言人之在世貪生惡死皆自厚養其身恐致滅亡也鞠養身命必須飲食衣服此亦天然自合之理故莊子言耕而食織而衣其德不離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故知人生必資衣食之育養也然在於儉約處中則吉若縱恣奢溢過分則凶而反害其生也至若上古之人巢居穴處情性質樸亦不知有長生短促之理任自然而道遙年壽長永後代真源道喪浮薄將興廣設華宇衣服紈綵滋味餽膳越分怡養恐身之不康殊不知養之



太過役心損慮反招禍患爲促壽之根本故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者至如道德之士損己忘助以求長生之術或則滄霞服炁辟穀休糧心若死灰形同槁木世人觀之必死之象殊不知長生之根本也故曰死者生之根也夫將帥之體能知倖生即死必死而反生者則全軍保衆爲良將焉故兵術曰致兵於死地而反生此是強兵戰勝之術也莊子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也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君子勉善而感恩恩生於害也小人辜恩而起害

害生於恩也

疏曰此言人心向背恩害互生也本來無害亦無恩因救害而有恩則恩生於害至如賢人君子小有患難得人拯拔懷恩感激終身不忘是恩生於害也至如小人承君子之上恩顧身居榮祿不能戒慎終始保守一朝恃寵失權身陷刑網不知已過反生怨害此曰害生於恩道德之士感天地覆育之恩不辜至道生成之德修善行正反朴還元則無害可生於恩恩亦無由生於害不將恩害以撓性守靜默以生淳和至如恩害相生寵辱更致

者小人之道也為將帥之體不負皇恩不驕榮寵  
慎終如始保守恩光竭力盡忠成功立事恩亦无  
由生於害害亦无由起於恩以道德臨戎有征无  
戰豈不美哉故云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見星流日暈風雨雷電水旱灾蝗而生憂懼  
殊不知君臣道德政理淳和矣安撫黎人轉禍為  
福以此時物文理哲唯聖我知之者矣故天地懸  
日月以照善惡垂列宿以示吉凶皆道德自然之  
理矣愚人仰視三光觀天文之變易覩雷電之震

怒或寒暑不節或水旱虫蝗恐禍及身悉懷憂懼  
愚人以此為天地文理聖也時物文理者但君懷  
廉靜臣效忠貞獯鵠不喧邊烽无燧兆人康樂寰  
宇寧泰縱天地灾祥无能為也聖我以此為時物  
文理者故家語云殷太戊之時道缺法邪以致之  
孽桑穀忽生於朝七日大拱占者曰桑穀野木合  
生於郊今生於朝國亡矣太戊恐懼側身修德思  
君臣之政明養人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  
而至十有六國則桑穀无能為灾夫子曰存亡禍  
福皆在於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則妖禍不勝善

政怪夢不勝善行又堯遭洪水九年湯遭大旱七載兆庶和平人无饑色何者為君有道政理均和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雖有水旱不能為災也水旱者天地也文理者時物也若明時物之理者皆能轉禍為福易死而生故曰我有時物文理哲夫為軍帥之體日暈五色星流四惟恠獸衝營野鳥入室以天地文理示其災祥但能修政令設謀慮思撫士卒轉禍為福則敵何敢當此乃時物文理哲也

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下章一百三言

皆使人深思靜慮思害不生曉達存亡公私  
隱密開物成務觀天相時故曰下有強兵戰  
勝之術也

讚曰

絕利一源 三思反覆 徇物之機 生死在  
目 樂出安靜 思生害酷 天地灾祥 時  
理為福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良曰天地之道浸微而唯勝者也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良曰言陰陽相推激至於自化在於目乎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不可爲因以制之

亮曰深矣善矣天人見之爲自然英雄見之爲制  
愚人見之爲化也

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

鳥獸之謂也

良曰鳥獸之靜曆不能機也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萬一決也

神樞詭藏

六癸即元女符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此七十言理盡不疏也

黃帝陰符經疏卷下